

• 调查报告 •

重庆市大学生暑期饮酒模式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杨健,程聪,胡倩,肖磊,赵勇,张帆[△]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庆 400016)

[摘要] **目的** 分析重庆市大学生暑假期间的饮酒模式和主要影响因素,为进行针对性健康生活方式干预提供一定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招募到 487 名大学生,对其中 420 名饮酒者进行暑期饮酒行为调查。使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一般描述,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二元逻辑回归分析重庆市大学生暑期饮酒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 487 名大学生中,饮酒率为 86.24%(420/487),暑期饮酒率为 29.57%(144/487),暑期饮酒量为 4(4.0~16.5)标准杯。暑期饮酒者中 91.67%(132/144)饮啤酒,56.25%(81/144)在餐馆饮酒。性别[调整比值比(AOR)=4.659,95%可信区间(95%CI)2.998~7.238]、父亲和母亲的饮酒行为(AOR=1.934,95%CI 1.151~3.251;AOR=2.341,95%CI 1.403~3.907)是大学生暑期饮酒行为的影响因素。**结论** 重庆市大学生暑期饮酒较普遍,是健康一级预防的潜在风险点。在进行暑期饮酒一级预防时应重点关注女性和父母不饮酒的大学生。

[关键词] 大学生; 健康生活; 饮酒行为; 暑假; 一级预防; 重庆

DOI:10.3969/j.issn.1009-5519.2024.13.022

中图法分类号:R195

文章编号:1009-5519(2024)13-2266-06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drinking patterns and related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during summer vacation*

YANG Jian, CHENG Cong, HU Qian, XIAO Lei, ZHAO Yong, ZHANG Fan[△]
(Research Center for Med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rinking patterns and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during summer vacation, 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argeted healthy lifestyle intervention. **Methods**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recruit 487 college students, of which 420 drinkers were investigated for summer drinking behavior. The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were used for general description, and the percentage was compared by χ^2 test. The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mmer drink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Results** Among the 487 college students, the drinking rate was 86.24%(420/487), the summer drinking rate was 29.57%(144/487), and the summer alcohol consumption was 4(4.0~16.5) standard cups. Among the summer drinkers, 91.67%(132/144) drank beer and 56.25%(81/144) drank in restaurants. Gender[adjusted odds ratio(AOR)=4.659, 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2.998—7.238], maternal and paternal alcohol consumption(AOR=1.934, 95%CI 1.151—3.251; AOR=2.341, 95%CI 1.403—3.907)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mmer drinking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Conclusion** Drinking during summer vacation is comm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hich is a potential risk point for primary health prevention. In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summer drinking,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women and college students whose parents do not drink.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Healthy life; Drinking behavior; Summer vacation; Primary prevention; Chongqing

大学生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人群,其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尤为重要^[1]。由于大学生第 1 次远离家庭和父母,在身体、心理和社会关系方面快速发展,

拥有选择自主的生活方式和更多的独立权。然而在新的学习、生活环境下,由于缺乏控制力和自我保健能力,许多大学生会从事一些不健康的行为^[1-2],其

*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一般课题(2021-GX-312)。

作者简介:杨健(1998—),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方面的研究。 [△] 通信作者, E-mail: zhangfan@cqmu.edu.cn。

中,饮酒行为不仅影响大学期间的健康,并可能延续到成年期,使得某些疾病出现年轻化趋势,如心脑血管疾病等相关健康问题^[2-3]。有研究显示,中国 10~25 岁人群饮酒率持续上升,69% 的过度饮酒行为出现在学生阶段,且 18~25 岁人群过度饮酒率最高^[4-5]。饮酒不仅会对大学生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还可能影响学业成绩、职业前景,并对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6]。然而,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学生在校的饮酒情况,较少关注学生在节假日的饮酒行为^[7-8]。寒暑假是大学生最长的 2 个假期,期间父母和老师的管教强度减弱,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途径饮酒。但目前只有少数研究表明大学生在节假日期间的饮酒量比在校期间多,并低估了自己饮酒量,有潜在的酗酒风险^[7]。为进一步调查大学生在暑假期间的饮酒行为,本研究在重庆市大学校园中开展了一项横断面调查。旨在了解大学生在暑假期间的饮酒情况,并分析影响其饮酒行为的因素,从而为进行针对性的健康生活方式引导提供一定理论依据,促进大学生健康生活一级预防。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重庆市师范类大学、综合类大学和医药类大学各 1 所。在每所大学中便利选取 2~3 个本科班级(每个班级 50~60 名学生),并邀请班上所有的学生自愿参加问卷调查。最终,487 名大学生参与并完成了问卷调查。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项目组在确定调查问卷的条目和内容后,使用问卷星软件制作了在线问卷,并生成二维码和链接方便快速填写。在问卷收集阶段,项目组成员在课堂上解释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后,征得调查对象口头知情同意,将问卷二维码投影在显示屏,并将推广链接和二维码发至班级群进行推广和扩散。整个调查过程都是匿名的,不涉及个人识别信息。

1.2.2 调查问卷 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体系(YRBSS)^[9]为参照自制调查问卷。自制问卷分为 2 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如性别、年级、户籍、有无兄弟姐妹、1 年内是否饮酒、父母饮酒情况等;第二部分调查暑期饮酒行为,主要调查参与者在暑假期间的饮酒率、饮酒方式、饮酒量、饮酒地点、饮酒类型。

1.2.3 饮酒行为相关条目定义 (1)饮酒量:标准杯(SD)=饮酒量(mL)×酒精浓度(% vol)×0.789;1 SD 相当于 10 g 纯酒精,大约为 300 mL 啤酒、25 mL 白葡萄酒、100 mL 葡萄酒、100 mL 米酒、100 mL 桂花酒等^[10]。(2)1 年内饮酒:在 1 年内任何一次饮酒大于或等于 1 SD^[11]。(3)暑期饮酒:在暑期开始后 1 个月内的任何一次饮酒大于或等于 1 SD。(4)过量饮酒:2 h 内,女性饮酒超过 4 SD,男性饮酒超过 5 SD^[10]。(5)醉酒:饮酒后出现言语模糊、视力模糊、昏迷、呕吐等症状^[11]。(6)饮酒模式:按照钟丽等^[12]设定的饮酒模式进行评估,将饮酒模式分为偶尔饮酒、轻度饮酒、中度饮酒和重度饮酒 4 种类型,具体分类见表 1。

表 1 暑假期间大学生饮酒模式的定义

饮酒频率	每日少量 ^a	每日中量 ^b	每日大量 ^c
每 1~2 天 1 次	偶尔饮酒	偶尔饮酒	轻度饮酒
每 >2~5 天 1 次	轻度饮酒	轻度饮酒	中度饮酒
每 >5~9 天 1 次	中度饮酒	中度饮酒	中度饮酒
每 >9~19 天 1 次	中度饮酒	重度饮酒	重度饮酒
每 >19~29 天 1 次	重度饮酒	重度饮酒	重度饮酒
每 >29 天 1 次	重度饮酒	重度饮酒	重度饮酒

注:^a指 0~50 mL 白酒、0~250 mL 葡萄酒或 0~600 mL 啤酒(≤ 2 SD);^b指 >50~100 mL 白酒或 >250~500 mL 葡萄酒或 >600~1 200 mL 啤酒(2~4 SD);^c指 100 mL 以上白酒、500 mL 以上葡萄酒或 1 200 mL 以上啤酒(≥ 4 SD)。

1.3 统计学处理 将所有数据从问卷星软件导出 Excel2013 表格,使用 SPSS22.0 软件进行数据梳理与分析。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一般描述,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由于饮酒量不是正态分布,故使用中位数来描述。单因素分析后将所有可能影响大学生饮酒行为的变量均纳入多因素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假设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 共调查 487 名大三学生,其中女 315 名(64.68%),大三年级 170 名(34.91%),独生子女 301 名(61.81%)。只有父亲饮酒的有 245 名(50.31%),只有母亲饮酒的有 6 名(1.23%),父母均饮酒的有 96 名(19.71%)。共 420 名(86.24%)大学生在过去 1 年内饮过酒,其中 144 名(29.57%)大学生在暑期饮过酒。见表 2。

表 2 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n=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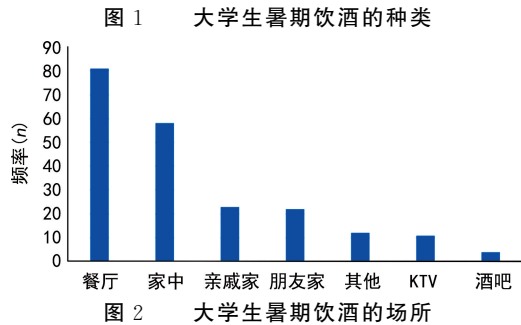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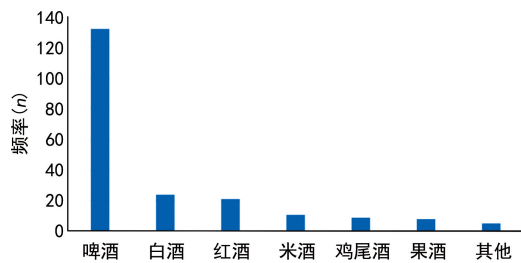
项目	1 年内饮酒				χ^2	P
	是($n=420$)		否($n=67$)			
	人数(n)	构成比(%)	人数(n)	构成比(%)		
性别					16.289	<0.001
男	163	33.47	9	1.85		
女	257	52.77	58	11.91		
年级					10.445	0.015
大一	92	18.89	24	4.93		

续表 2 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 (n = 487)

项目	1 年内饮酒				χ^2	P
	是 (n = 420)		否 (n = 67)			
	人数 (n)	构成比 (%)	人数 (n)	构成比 (%)		
大二	78	16.02	17	3.49		
大三	154	31.62	16	3.29		
大四及以上	96	19.71	10	2.05		
户籍					0.323	0.598
城镇	185	37.99	32	6.57		
农村	235	48.25	35	7.19		
兄弟姐妹					0.025	0.873
有	161	33.06	25	5.13		
无	259	53.18	42	8.63		
父亲饮酒					0.302	0.583
是	296	60.78	45	9.24		
否	124	25.46	22	4.52		
母亲饮酒					0.961	0.327
是	91	18.69	11	2.25		
否	329	67.56	56	11.50		
父母饮酒					0.889	0.641
一方饮酒	217	44.56	34	6.98		
双方均饮酒	85	17.45	11	2.26		
双方不饮酒	118	24.23	22	4.52		
父母婚姻状况					5.899	0.052
存续	381	78.23	65	13.35		
离异	32	6.57	0	0.00		
丧偶	7	1.44	2	0.41		

2.2 大学生暑期饮酒行为一般情况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组和年级组之间的饮酒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男大学生饮酒比例高于女大学生,大三学生饮酒的比例高于大一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暑假期间,大学生的饮酒量为 4(4.0~16.5)SD,28.47%(41/144)的大学生发生过量饮酒,27.78%(40/144)的大学生饮酒后发生醉酒。暑期大学生偶尔饮酒者占多数[63.89%(92/144)],其次是轻度饮酒[24.31%(35/144)]、适度饮酒[8.33%(12/144)]和重度饮酒[3.47%(5/144)]。

2.3 大学生暑期饮酒场所 在 144 名暑假期间饮酒的大学生中,132 名(91.67%)饮啤酒,24 名(16.67%)饮白酒,21 名(14.58%)饮葡萄酒,饮用米酒、鸡尾酒和果酒的频率并不高。在饮酒的场所选择上,81 名(56.25%)在餐馆聚餐时饮酒,58 名(40.28%)在家中饮酒,23 名(15.97%)在亲戚家饮酒,22 名(15.28%)和朋友社交时一起饮酒。相对而言,大学生在 KTV 和酒吧等场所的饮酒行为并不常见。见图 1、2。



2.4 影响大学生暑期饮酒行为的主要因素 对 420 名被调查大学生 1 年内饮酒行为及 144 名饮酒大学生的暑期饮酒行为分别进行单因素与多因素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大二学生 1 年内饮酒风险低于大一学生[比值比(OR) = 0.399,95%可信区间

(95%CI) 0.181~0.881, $P < 0.05$; 调整比值比 (AOR) = 0.370, 95%CI 0.164~0.839, $P < 0.05$], 但本研究未发现年级与暑期饮酒风险有关系 ($P > 0.05$)。无论在 1 年内还是暑期, 女性的饮酒风险都高于男性 (AOR = 4.496, 95%CI 2.130~9.493, $P < 0.05$; AOR = 4.659, 95%CI 2.998~7.238, $P < 0.05$)。父母不饮酒和其中一人不饮酒的大学生在暑期有更高的饮酒风险 (AOR = 1.934, 95%CI

1.151~3.251, $P < 0.05$; AOR = 2.341, 95%CI 1.403~3.907, $P < 0.05$)。见表 3。此外, 将 144 名暑期饮酒的大学生纳入暑期过量饮酒与醉酒的影响因素分析显示, 女性在暑期发生醉酒的风险高于男性 (AOR = 2.722, 95%CI 1.164~6.366, $P < 0.05$), 但本次研究未发现性别与暑期过量饮酒的风险有关系 ($P > 0.05$)。见表 4。

表 3 1 年内与暑期大学生饮酒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	1 年内饮酒 ($n=420$)		暑期饮酒 ($n=144$)	
	OR (95%CI)	AOR (95%CI)	OR (95%CI)	AOR (95%CI)
性别				
男	1.000			
女	4.087(1.972~8.474) ^a	4.496(2.130~9.493)	4.057(2.691~6.116) ^a	4.659(2.998~7.238) ^a
年级				
大一	1.000			
大二	0.399(0.181~0.881) ^a	0.370(0.164~0.839) ^a	1.623(0.919~2.864)	1.745(0.944~3.224)
大三	0.478(0.207~1.103)	0.594(0.252~1.400)	0.848(0.450~1.600)	1.175(0.590~2.340)
大四及以上	1.003(0.437~2.300)	1.091(0.468~2.543)	1.045(0.607~1.796)	1.235(0.686~2.222)
户籍				
城镇	1.000			
农村	0.861(0.514~1.443)	0.841(0.480~1.473)	1.165(0.788~1.722)	1.020(0.651~1.597)
兄弟姐妹				
有	1.000			
无	1.044(0.613~1.779)	0.954(0.534~1.703)	1.087(0.729~1.620)	0.966(0.610~1.531)
父亲饮酒				
是	1.000			
否	1.167(0.672~2.025)	1.208(0.666~2.193)	2.173(1.359~3.473) ^a	1.934(1.151~3.251) ^a
母亲饮酒				
是	1.000			
否	1.408(0.709~2.798)	1.503(0.721~3.134)	2.162(1.374~3.402) ^a	2.341(1.403~3.907) ^a

注: OR 为比值比; 95%CI 为 95%可信区间; AOR 为调整比值比; ^a $P < 0.05$ 。

表 4 大学生暑期过量饮酒和醉酒的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	暑期过量饮酒 ($n=41$)		暑期醉酒 ($n=40$)	
	OR (95%CI)	AOR (95%CI)	OR (95%CI)	AOR (95%CI)
性别				
男	1.000			
女	2.109(0.971~4.583)	2.023(0.890~4.597)	2.778(1.233~6.260) ^a	2.722(1.164~6.366) ^a
年级				
大一	1.000			
大二	1.101(0.389~3.116)	1.205(0.399~3.633)	0.654(0.227~1.880)	0.748(0.245~2.282)
大三	0.926(0.269~3.191)	0.885(0.245~3.192)	0.972(0.297~3.185)	1.061(0.307~3.664)
大四及以上	1.081(0.388~3.012)	1.038(0.353~3.056)	0.915(0.336~2.495)	0.995(0.345~2.869)
户籍				
城镇	1.000			

续表 4 大学生暑期过量饮酒和醉酒的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	暑期过量饮酒(n=41)		暑期醉酒(n=40)	
	OR(95%CI)	AOR(95%CI)	OR(95%CI)	AOR(95%CI)
农村	0.544(0.259~1.145)	0.453(0.199~1.031)	0.884(0.425~1.838)	0.835(0.371~1.877)
兄弟姐妹				
有	1.000			
无	1.477(0.71~3.074)	1.771(0.767~4.088)	1.571(0.751~3.286)	1.439(0.626~3.310)
父亲饮酒				
是	1.000			
否	1.244(0.484~3.198)	1.364(0.494~3.766)	1.520(0.566~4.080)	1.710(0.602~4.858)
母亲饮酒				
是	1.000			
否	1.078(0.494~2.355)	1.164(0.492~2.758)	0.816(0.364~1.830)	0.878(0.362~2.132)

注:OR 为比值比;95%CI 为 95%可信区间;AOR 为调整比值比;^aP<0.05。

3 讨 论

健康生活方式是促进一级预防的重要手段。然而,良好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往往依赖于早年的生活习惯,成年人很难改变年轻时养成的不健康生活习惯^[13]。因此,提高人们的健康生活方式水平时,应重点关注年轻人。大学生正处于接受知识和塑造行为的黄金时期,他们所处的学校教育环境有利于对大学生进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从成本、时间和效益的角度来看,大学阶段是干预、改善和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的最佳时期^[2]。因此,本研究从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中的热点和痛点入手,评估大学生饮酒行为及发现其相关影响因素,为进行针对性健康生活方式干预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本研究对重庆市 3 所大学 487 名大学生的饮酒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其中的 420 名暑期饮酒者进行了饮酒行为调查。结果发现,重庆市大学生 1 年内饮酒率为 86.24%,暑期饮酒率为 29.57%。1 年内饮酒率略低于青海大学 210 名学生的调查结果(93.3%)^[14],但高于四川省 2 382 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49.92%)^[15]及湖南省 5 966 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47.5%)^[16]。可能与样本量不同及不同地区大学生饮酒行为的差异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共有 144 名(29.57%)大学生在暑期饮酒。暑期大学生饮酒量为 4(4.0~16.5)SD,低于四川省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每月 11.32 SD)^[15]及全国社区人群的调查结果(每月 52.92 SD)^[17]。这可能与本研究使用中位数表示饮酒量而相关研究使用均数有关,以及问卷调查模式不同(本研究用自填方式而相关研究^[17]采用调查员面对面询问方式)有关。所有暑期饮酒学生中有 28.47%发生过过量饮酒,有 27.78%发生过醉酒,均高于四川省^[15]、湖南省^[16]大学生的调查结果(过量饮酒率分别为 20.15%、24.50%)。表明重庆市大学生暑期饮酒期间发生醉酒与过量饮酒的可能性较高,应引起重

视。

大学生在暑假期间主要的饮酒场所是餐馆和家中,且以饮啤酒为主。原因可能是由于暑期气温升高,容易感到口渴和炎热,更倾向于饮用啤酒解渴消暑,啤酒具有较低的酒精度数和碳酸气泡,使其口感清爽而易于饮用^[18]。且饮酒主要发生在与家人和朋友聚会时,这与黄焯等^[19]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家人和同伴是青少年饮酒 2 个重要的因素。提示可以家人和同伴教育为切入点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干预,正确引导家人与同伴群体的积极作用,形成科学的健康观、价值观、人生观,从而逐渐控制大学生的饮酒行为。

本研究单因素和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和父母的饮酒行为是大学生暑期饮酒的主要影响因素。父母不饮酒的大学生,其暑期饮酒的风险更高,这一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不一致^[20-21]。但可以用“家族传递效应”中的厌恶效应来解释这一现象^[22]。该理论解释了家庭成员目睹到家庭中出现的饮酒相关的负面影响,导致其并不接受并抵触饮酒行为。父母饮酒的大学生可能更早意识到饮酒行为的危险,从而控制自己的饮酒量,进而形成了一种“抗感染效应”^[22]。这一发现表明,在干预大学生的饮酒行为时,除了关注父母饮酒的大学生外,还应该重点向父母不饮酒的大学生进行健康教育。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暑期女性大学生的饮酒行为风险和发生醉酒的风险高于男性,这与 ARMITAGE 等^[23]研究结果一致。女性在暑期的饮酒风险更高的原因可能是她们在暑期有更多自由。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饮酒行为并不被传统观念接受^[24]。随着女性饮酒广告的增加及女性饮酒文化的扩展,女性的饮酒率与饮酒量逐年增加,男女之间的饮酒差异正在逐渐减小^[24-25]。

综上所述,重庆市大学生暑期饮酒较普遍,且暑期醉酒率与过量饮酒率较高。为预防大学生的暑期饮酒行为,高校在暑期前应进行饮酒相关的健康教

育, 并应重点关注女性大学生与父母不饮酒的大学生, 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措施, 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的联合作用, 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一级预防。

参考文献

- [1] 曹友琴. 2020 年贵阳市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与自我效能感现状及关系研究[D]. 贵阳: 贵州医科大学, 2023.
- [2] 王冬. 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评价量表研制及初步应用研究[D].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 2010.
- [3] 陶芳标, 张洪波, 许韶君, 等. 大学生危害健康行为的流行病学研究[J]. 中国学校卫生, 1999, (4): 249-250.
- [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alcohol and health 2018[M].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
- [5] AZZOPARDI P S, HEARPS S J C, FRANCIS K L, et al. Progress in adolescent health and wellbeing: Tracking 12 headline indicators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90—2016[J]. Lancet, 2019, 393(10176): 1101-1118.
- [6] 雷园婷, 吕若然, 段佳丽, 等. 北京市 2014 年高中生饮酒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8, 39(3): 367-371.
- [7] RUOYUN Y, YUAN Y, YUJIAO C,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alcohol expectancy and drinking behaviors in summer vacation and last year among college students[J]. Int J Gen Med, 2023, 16: 2679-2692.
- [8] SICILIANO V, MEZZASALMA L, SCALESE M, et al. Drinking and driving among Italian adolescents: Trends over seven years (2007—2013)[J]. Accid Anal Prev, 2016, 88: 97-104.
- [9] KANN L, MCMANUS T, HARRIS W A, et al.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United States, 2017[J]. MMWR Surveill Summ, 2018, 67(8): 1-114.
- [10] SINGAL A K, BATALLER R, AHN J, et al. ACG clinical guideline: Alcoholic liver disease[J]. Am J Gastroenterol, 2018, 113(2): 175-194.
- [11] 卢士军. 六城市青少年饮酒行为调查及其防控策略研究[D].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5.
- [12] 钟丽, 张涛. 饮酒模式的评估及分类[J]. 四川精神卫生, 2015, 28(5): 485-488.
- [13] 朱襄宜. 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降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 当代体育科技, 2019, 9(24): 24.
- [14] 刘燕, 王朝才, 张本忠. 青海大学医学生饮酒行为及其危险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1, 32(7): 879-880.
- [15] 孙莉, 张丽, 朱鸿斌, 等. 四川省大学生饮酒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J].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2019, 35(11): 1197-1201.
- [16] 徐赞, 周亮, 王国君, 等. 湖南省大学生寻求刺激人格与饮酒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9, 33(2): 137-142.
- [17] 房玥晖, 何宇纳, 白国银, 等. 2012 年中国 20~79 岁男性饮酒现状分析[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8, 39(3): 280-285.
- [18] 葛联迎, 李嵘圳, 李宁, 等. 青年群体饮酒文化状况的调查分析[J]. 现代食品, 2022, 28(21): 224-228.
- [19] 黄焯, 梁雪梅, 刘可智. 父母、同伴及文化取向对青少年饮酒行为的影响[J]. 四川精神卫生, 2014, 27(2): 112-113.
- [20] OSHI S N, ABEL W D, OSHI D C, et al. Parental alcohol drinking habit as a predictor of alcohol use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Barbados[J]. Asian Pac J Cancer Prev, 2018, 19(S1): 57-62.
- [21] PISINGER V S C, HOLST C A, BENDTSEN P, et al. Perceived parental alcohol problems and drinking patterns in youth: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69 030 secondary education students in Denmark[J]. Prev Med, 2017, 105: 389-396.
- [22] GLEIBERMAN L, HARBURG E, DIFRANCEIS-CO W, et al. Familial transmission of alcohol use: V. Drinking patterns among spouses, Tecumseh, Michigan[J]. Behav Genet, 1992, 22(1): 63-79.
- [23] ARMITAGE C J. Patterns of excess alcohol consumption among school children in two English comprehensive schools[J]. Int J Drug Policy, 2013, 24(5): 439-444.
- [24] 刘娅, 张容, 杨艳, 等. 消费者对饮酒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调查研究[J]. 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 2019, 36(5): 50-53.
- [25] SLADE T, CHAPMAN C, SWIFT W, et al. Birth cohort trends in the global epidemiology of alcohol use and alcohol-related harms in men and women: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regression[J]. BMJ Open, 2016, 6(10): e011827.

(收稿日期: 2023-11-02 修回日期: 2024-04-01)